

廣註

四部精華

集部

第二冊

拉展  
四部精華

第四部  
第二冊

四部精華目錄

十

柳子厚柳州集精華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蕭翰林俛書

送薛存義之任序

送澥序

箕子碑

零陵郡復乳穴記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小石潭記

鉅鉅潭記

鉅鉅潭西小邱記

種樹郭橐駝傳

童區寄傳

桐葉封弟辨

論語辨

辨晏子春秋

捕蛇者說

段太尉逸事狀

晉文公問守原議

唐故御史周君碣

陸文通先生墓表

伊尹五就桀贊

曾子固南豐集精華

列女傳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先大夫集後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謝杜相公書

寄歐陽舍人書

墨池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歐陽永叔文忠集精華

秋聲賦

石曼卿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胡先生墓表

瀧岡阡表

張子野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王彥章畫像記

豐樂亭記

有美堂記

真州東園記

樊侯廟災記

峴山亭記

釋祕演詩集序

集古錄跋尾二首

蘇氏文集序

送楊寘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徐無黨序

江鄰幾文集序

與尹師魯書

祭尹師魯文

祭蘇子美文

祭石曼卿文

柳子厚柳州集精華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至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閤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九中年。增脚氣病。漸不喜聞。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撫然。京兆尹鄭叔則佛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

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急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屬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註〕

①挈

乞食功帶領也

②蒼黃

猶言倉皇急遽貌

③炳炳烺烺

明亮也形容詞

###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宜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蔡宋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邱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

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攷，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註〕

一 范曄

南北朝宋之順陽人。為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定後漢書。

二 崔浩

北魏武城人。字伯淵。作國書三十卷。立石銘之。以彰直筆。國

人憤嫉。構浩於帝。遂誅之。

### 與蕭翰林佚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耳。僕不幸嚮者進當艱。既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入有久與遊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



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罵罵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仇人之心。目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怨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己。祇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啁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呼。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讓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睹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入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

潤雖朽折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銅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置土一鄧為耕忙朝夕譎譎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註

- 一 號倪結二 飢五忽切不安貌
- 三 怵惕心動貌怯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潯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急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急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急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而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怨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註

- 一 俎音阻。禮器。用以薦牲者二 崇充也三 潯虎五切。水邊也四 考績幽明考績。猶言考課。幽明。謂黜退其幽者。升進

其明者

送解序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入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

不能興為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為僇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解解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止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解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註

一尚書省

官署名。為三省之一。省長。為尚書令。左右僕射次之。統六尚書又各分領四司。共理國政。

二諸武

武則天。名豐。高宗之

后也。高宗崩。廢中宗。改國號曰周。寵用內姪三思等。出入宮禁。擅權弄威。朝憲大亂。後為李多祚等所誅。

三僇人

罪人也。僇音六。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模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隕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

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聚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序，當其周時未至，殷氏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事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宗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註〕

①正蒙難

以正而犯難也。箕子諫紂被囚。

②箕子

殷之太師。諫紂被囚。

箕子率五千人，避之朝鮮而君之。

佯狂為奴。

武王滅

③洪範

周書篇名。書天乃錫禹洪範。

蓋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

以陳之武王者也。

蓋洪範發之

###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域之山多產焉。於連於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雖然，謠曰：『毗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今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入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

告。今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吾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為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註〕

①石鍾乳

產山中。可取為樂。人珍視之。

②熙熙

和樂也。

③紹

音殆。欺誰也。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而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淳。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入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領斷鰐。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言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適。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註〕

一 黛蓄

喻蓄積之多也。

二 黃神

王莽之祖。本姓王。莽敗。更姓黃。

三 黃虞

黃帝軒轅氏之畧稱。

###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慄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谿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岿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而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註〕

一 僇人

僇辱也。言貶為永州司馬也。

二 是州

謂永州也。永州今湖南零陵縣。

三 隙

間隙也。

四 施施

難進之意。

五 湘江

湖南巨川也。

六 培塿

小阜也。

###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鈇鉞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水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

水之反流者為渴。言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則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榎。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輻輳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蓊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颺歲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水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註〕

〔一〕蘭芷

蘭花也。

〔二〕輻輳

纏繞也。

〔三〕掩冉

謂拂動也。

〔四〕歲蕤

草名。即姜蕤。此草根長多鬚。

###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鯪魚。又北曲行紆餘。晚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得州牧從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醺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註〕

〔一〕泓

音宏。下深貌。

〔二〕晚

音倪。視也。

斜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為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闔。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註

一 跣

以西便切。不著履。以足親地也。

二 胡牀

猶涼床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設施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註〕

①垠

音銀。崖也。

②睥睨

城上女垣也。

③梁欂

屋棟也。

④有若門焉

山以小石城名者。以其有睥睨梁欂及門之狀也。

### 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俛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註〕

①卷石

卷與拳同。

②坻

音迪。高地也。

③嶼

音中。水中小山也。

④嵒

音斟。衣石也。

### 鈞鉚潭記

鈞鉚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澗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潏然。尤於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註〕

①顛委

猶言始末也。

②齧

音臬。侵蝕也。

③芟

音刪。凡除草曰芟。

④潏然

泉水之聲也。讀如叢。